

“六一零”人员领着朋友找寻法轮功

“六一零”是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、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。“六一零”人员都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，祛病健身有奇效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在长期接触法轮功学员中，有些“六一零”人员终于明白了真相。（为了安全起见，本文涉及的人名均是化名）

2011 年 5 月 13 日下午我接听了电话。对方说：“我是新明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新明曾经是我的同事。见面后，新明说他遇到了麻烦，得了病，治疗无效，对医院已经失去了信心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劝他：“跟我学炼法轮功吧，只要你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，什么奇迹都会出现。”新明说他就是专门为此事来的，还担心我会拒绝教他呢。我让他第二天去我家请大法书，并学炼五套功法。

当晚，多个疑问在我心中翻个儿：真是很奇怪的事，还有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要求炼功的？难道新明与大法缘份真是这么大？莫非“六一零”派他来当特务？等等疑问，不断翻腾着。五月十四日，新明来到我家，我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我的疑问，他很坦诚的讲了他学炼法轮功的全部经过。

原来，新明患有多种疾病，已有八年了，先是胆囊炎，后来肝、肺、胃等部位都出现了异常，随后患了高血压。新明说他身体各器官都象走向了衰竭。他才四十多岁，身体就这么

糟糕。这次又得了个医院都无法诊断的综合症，用了长达十七天的含有激素的药物后，病情没有一点减轻，医生都纳闷。从拍出的片子看，诊断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病，医生建议新明立即转往北京等地的大医院治疗。

新明说他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剧痛，身体各部位的疼痛感觉都不一样，心脏有时窒息的象要死过去一样难受，有时在腰部、背部象刀扎、刀割，有的部位象抽筋拔骨。

病情来势凶猛，又是彻入骨髓的疼痛，当地市级医院又催促他转院治疗，新明预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晚上在剧烈疼痛中，要么成宿不能入睡，要能睡点觉的话，就是做梦跟他过世的父亲在一起喝酒聊天、干活，他越发感觉死神在步步走近他，生命的进程要走到头了。于是他去黎明家交代后事，叮嘱黎明在他死后对他妻儿给予哪些照料。俩人都心如刀绞，悲哭一场。

“这样吧，”黎明最后说：“你学炼法轮功吧！”黎明给他讲了几个例子，说法轮功如何神奇。新明说：“那我跟谁学呢？”黎明说：“我帮你找找某某。”这个某某就是我。五月十三日那天上午，黎明领着新明到处找我，找不见，下午接着找。后来新明自己继续找，那天终于找到我。

黎明因能言善辩，被当地邪党政法委看中，在十几年前被调入“六一零”。他曾多次组织过洗脑班，一次



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黎明就是对我进行“转化”迫害的骨干。当时我给他详细地讲了法轮功真相，日后他又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，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了法轮功，在他朋友危难之际，劝朋友学炼法轮功，并领着朋友找寻大法。黎明是“六一零”成员，他的电话早被登在明慧网上了。新明说，黎明每天都接到海内外真相电话，他每次都接听完电话，之后向对方表示感谢。

新明在修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重病就好了，多年的老病也都好了。他惊喜之余，当即写下一首诗：“重痾八旬难医治，几将后事付遗言；旦夕祸福由宿命，半生名利悟空然。喜结圣缘修大法，主佛挥手化灵丹；阴霾扫尽乾坤朗，精修正果路通天。”

新明的妻子与他一同走入修炼。刚刚学法，她就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，天目就开了。现在新明一家三口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（摘自《明慧网》法轮功传法二十周年征稿选登）◇

真相报纸得带回去，让亲朋好友都看看

【明慧网】近期来欧洲旅游的大陆团，每到一个景点，大巴门一开，游客下车后，首先忙着找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真相资料点，追着义工要真相资料。欧洲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反映，有关中共高层内讧的特刊和欧洲《大纪元时报》，带去多少发光多少，常出现“一报难求”的场面。

游客拿到真相报纸，找个地方坐下，

就迫不及待地看起来，连购物逛街都不去了。有游客对义工说：“你们的消息对我们像及时雨，太解渴了。”有游客表示，看完这报纸，不能扔，得带回去，让家里人、朋友都看看。义工说，资料拿回去慢慢看，先抓紧时间“三退”（退出党、团、队），保住自己的平安和未来。义工的提议马上有回应，大家异口同声说“退”。



“海外游，寻真相”，已成为大陆游客的时尚。图为在台湾阿里山景点阅读真相报纸的大陆游客。

榜上有名

第三十辑

暴徒檀志杰迫害法轮功犯罪事实

— 录自明慧网《恶人榜》

二零零一年五月，平山县“六一零”、政法委、公安局公然践踏《宪法》，先后在里庄兵营、实验中学、金属镁厂等地设立法西斯集中营（洗脑班），将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其中。特别是在社会上招募了檀志杰、张新刚等一批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充当打手。对法轮功学员轻是骂、重则打、戴手铐、不让睡觉、灌辣椒水、开水烫、烟头烫、打火机烧、竹竿打、棒子打、吊打、蹲马步、太阳曝晒、双手抱树用手铐铐起来，熬鹰等酷刑。还对他们灌输歪理邪说洗脑等精神迫害。

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牛真贵对这帮小青年许诺：对法轮功采取什么办法都行，谁转化了法轮功，就给谁安排工作。这帮小青年在中共的唆使下，更是目无法律，肆无忌惮的迫害法轮功学员。犯下“破坏法律实施罪”、“侮辱罪”、“非法拘禁罪”、“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”

檀志杰（Tan, Zhijietanzhijie），男，1981 年生，平山镇烟堡村人，原“洗脑班”暴徒。现在公安局。

◎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，大法弟子梁志芳被非法劫持到里庄兵营的“洗脑班”。一天，六一零副主任侯聪利不知从哪里找了三根长竹竿，然后，折成二尺左右的小短棒，伙同王根庭（六一零主任）、檀志杰、赵树勇等暴徒，叫大法弟子梁志芳跪下，梁志芳不跪，暴徒们凶残的把梁志芳按倒在地，脱掉他的鞋子，用竹棒在他的双手、双脚和身上进行毒

打，直打的梁志芳眼冒金星，满身是汗，衣服被打烂。打碎的竹片、竹条在他的周围乱飞。暴徒们打累了，坐下休息，威逼梁志芳蹲马步。就这样，他被毒打折磨了三天。特别是暴徒檀志杰恶狠狠的说：“如不交代，就把你的生殖器打烂”！

◎二零零一年十月八日上午，暴徒张新刚、张建格、梁彦军、刘华、檀志杰、赵树勇等六人把梁志芳的鞋里装上碎石子，弄了一碗辣椒水强行灌进梁志芳的肚子里，然后用核桃般粗的棒子打他、并从暖壶里倒出开水

泼到他的脸上和脖子里，用烟头烫他的头、胳膊、手心。六个暴徒丧心病狂的轮番毒打，棒子打烂了，再换一根。梁志芳的牙齿都被打的松动了，嘴里流着血。张新刚恶狠狠的说“把血咽到肚子里”！并强迫他把地上的血擦干净，暴徒们又逼他骂大法骂师父。梁志芳大声高呼“打死我也不骂”！暴徒们又把他双手铐在两个双层铁床的中间暴打，他的两只手腕被铐子勒的流着血，张建格还使劲抻他的胳膊，就这样一直折磨了他四个小时。梁志芳被暴徒们打的天旋地转、眼冒金星，几乎昏死过去。

◎为了实施“转化”，它们利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每天强迫他们听攻击、诬蔑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和图片。如果拒绝，就会遭到这帮恶徒的谩骂、毒打，并施以刑具（法律规定除公、检、法机关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刑具）。

◎二零零二年四月底，罗美婷在金属镁厂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一间小屋里面住着十几个人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，每顿吃着一两面的小馒头。有一次，罗美婷肚子不舒服，想上厕所，恶人张建革、张新刚等不让去，罗美婷跟他们讲道理，就遭到张建革、张新刚、檀志杰、赵树勇、王利刚等暴徒的毒打。

“一出罗湖海关，我就知道共产党完了”

朋友去香港旅游观光回来说：“我已经退党了，不用你老劝了。”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，问是怎么退的？他说：“一出罗湖海关，我就知道共产党完了。大标语‘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’，老远就看见了。之前导游嘱咐我们，到了香港，对法轮功能远看，别靠近。还用靠近？离着八丈远就看清楚了。‘天灭中共’，这比喊打倒共产党可厉害啊，反正有听了害怕胆颤的。”

朋友这个感慨呀：“那反共标语，一路游来，一路看得见。到过的景点，都有法轮功的展览点，共产党迫害人家的照片、案件，在饭店门口摆满了。我们是出门看一遍，进门又看一遍。什么远看近看的，哪挡得住啊，除非你共产党不让人出来。每天好几万人逛香港，都这么‘开眼’、‘受教育’，共产党不完蛋才怪呢！”

他说，来香港购物，其实最吸引人的是那些大陆禁书，这对国内人太具有吸引力了。大街小巷的书摊上，可淘的宝不少，这些反共杂志就在马路边的书摊上摆着，忍不住买了一摞。里面的话题都不错，特让人感兴趣。问他带回来了？他有点得意，说那当然了。提到当时买书的时候，团友拦他怕惹麻烦。导游带着购物，也在旁边看着呢。他冲导游说：“没人举报就没事，导游，是



■ 大陆中国游客在香港金紫荆观看法轮功真相看板

吧？”导游说：“我没看见，我不知道。”这不就带回来了。现在是民不举，官不究。谁不知道共产党在胡作非为？都应付差事，糊弄上边。

“你到底怎么退党的？”我好奇地问他。他说，在码头等船的时候，一位老婆婆递给他一张传单，问“您退党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传单就不要了，看了好几天的真相了，就帮我把党退了吧。”◇（文/陶杰楠）